五代史記

三

五代史記卷第十三

梁家人傳第一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戡刃於胷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因於一二女子之娯至於洞胷流腸刲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

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至於唐晉以後親疏嫡庶亂矣作家人傳

文惠皇后王氏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其生三子長曰廣王全昱次曰朗王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攜其三子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患太祖慵墮不作業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爲櫛沐戒家人

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黃巢起太祖與存俱亡爲盜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歲太祖背巢降唐及以破巢遂鎮宣武乃遣人以車馬之蕭縣迎后於崇家使者至門后惶恐走避謂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邪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后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載以歸封晉國太夫人太祖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爲壽歡甚太祖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也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得如

先人也太祖莫知其故后曰朱二與汝俱從黃巢獨死蠻嶺其孤皆在午溝汝今富貴獨不念之乎太祖泣涕謝罪乃悉召存諸子以歸太祖剛暴多殺戮后每誡之多賴以全活大順二年秋后疾卜者曰宜還故鄉乃歸卒於午溝太祖即位立四廟追尊皇考爲穆皇帝后曰文惠皇后

元貞皇后張氏

太祖元貞皇后張氏單州碭山縣渠亭里富家子也太祖少以婦聘之生末帝太祖貴封魏國夫人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甞

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
暴怒殺戮后嘗救護人賴以獲全太祖嘗出兵
行至中途后意以爲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
至郴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於石佛山瑾走友
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友裕惶恐與數騎亡
山中久之自匿於廣王后陰使人教友裕脫身
自歸友裕晨馳入見太祖拜伏庭中泣涕請死
太祖怒甚使左右捽出將斬之后聞之不及履
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束身歸罪豈不欲明非
反乎太祖意解乃免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

歸后迎太祖於封丘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悽然泣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姒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爲之感動乃送瑾妻爲尼后嘗給其衣食司空太祖時檢校官也天祐元年后以疾卒太祖即位追册爲賢妃初葬開封縣潤色鄉末帝立追謚曰元貞皇太后祔于宣陵后已死太祖始爲荒淫卒以及禍云

昭儀陳氏

昭儀陳氏宋州人也少以色進太祖已貴嬪妾數百而昭儀專寵太祖嘗疾昭儀與尼數十人晝夜爲佛法未嘗少懈太祖以爲愛已尤寵之開平三年度爲尼居宋州佛寺

昭容李氏

昭容李氏亦以色進尤謹愿未嘗去左右太祖病晝寢方寐棟折獨李氏侍側遽牽太祖衣太祖驚走棟折寢上太祖德之拜昭容皆不知其所終

德妃張氏

末帝德妃張氏其父歸霸事太祖爲梁功臣帝爲王時以婦聘之帝即位將冊妃爲后妃請待帝郊天而帝卒不得郊貞明五年妃病甚帝遽冊爲德妃其夕薨年二十四

次妃郭氏

次妃郭氏父歸厚事梁爲登州刺史妃少以色進梁亡唐莊宗入汴梁故妃妾皆號泣迎拜賀王友雍妃石氏有色莊宗召之石氏慢罵莊宗殺之次以召妃妃懼而聽命已而度爲尼賜名誓正居于洛陽初莊宗之入汴也末帝登建國

陳昭儀　李昭容　張妃　郭妃

樓謂控鶴指揮使皇甫麟曰吾晉世讎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使我落讎人之手麟與帝相持慟哭是夕進刃於帝麟亦自剄莊宗入汴命河南張全義葬其尸藏其首於太社晉天福三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親屬收葬乃出末帝首遣右衛將軍安崇阮與妃同葬之妃卒洛陽

○太祖一兒曰全昱曰存八子長曰友裕次曰友珪友璋友貞友雍友徽友孜其一養子曰友文開平元年五月乙酉封友文爲博王友珪郢

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雍賀王友徽建王友
裕前即位卒追封郴王而康王友孜末帝即位
封友璋初爲壽州團練使押左右番殿直監豐
德庫友珪時爲鄆州留後末帝時爲忠武軍節
度使徙鎮武寧及友雍友徽皆不知其所終

廣王全昱

廣王全昱太祖即位封太祖與仲兄存俱亡爲
盜全昱獨與其母猶寄食劉崇家太祖已貴乃
與其母俱歸宣武領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太師
致仕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

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宴居宮中與王飲愽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太祖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他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安用愽爲太祖不悅罷會全昱亦不樂在京師嘗居碭山故里三子皆封王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乾化元年升宋州爲宣武軍以友諒爲節度使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水何用此爲乃罷友諒居京師太祖卧病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持

慟哭太祖爲釋友諒使與東歸貞明二年全昱以疾薨從衡王友諒嗣封廣王友能爲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爲不法姦人多依倚之而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晝夜伏聚男女雜亂妖人毋乙董乙聚衆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初縱之乙等攻劫州縣末帝發兵擊滅之自康王友孜謀反伏誅末帝始疎斥宗室宗室皆反以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犯京師至陳留兵敗還走陳州後數月降末帝赦之降爲房陵侯友誨爲陝州節度使

欲以州兵爲亂末帝召還京師與友諒友能皆被幽囚梁亡莊宗入汴皆見殺

朗王存 子友寧 友倫

朗王存初與太祖俱從黄巢攻廣州存戰死存子友寧友倫友寧字安仁幼聰敏喜慍不形於色太祖以爲軍校善用弓劒遷衙内制勝都指揮使龔州刺史太祖圍鳳翔遣友寧東備宣武王師範襲梁圍齊州友寧引兵擊之奪馬千匹斬首數千級太祖奉昭宗還京師拜友寧建武軍節度使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太祖復遣攻師

範圍傳昌屠之清河為之不流戰於石樓兵敗
友寧墮馬見殺友倫幼亦明敏通論語小學曉
音律存已死太祖以友倫為元從馬軍指揮使
表右威武將軍燕人攻魏內黃友倫以前鋒夜
渡河奪馬千匹李罕之以潞州降梁晉人攻潞
友倫以兵入潞州取罕之以歸累遷檢校司空
領滕州刺史太祖圍鳳翔晉人襲梁友倫以兵
三萬至礬山晉人乃却友倫西會太祖於鳳翔
昭宗還長安拜友倫寧遠軍節度使太祖東歸
留友倫宿衛伺察昭宗所為友倫擊鞠墜馬死

太祖大怒以兵七萬至河中昭宗涕泣不知所
爲將奔太原不果宰相崔胤遣人止太祖太祖
以爲友倫胤等殺之奏請誅胤等昭宗未從乃
遣友諒至京師以兵圍開化坊殺胤及京兆尹
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陳班閤門使王
建襲客省使王建乂前左僕射張濬太祖即位
已封宗室中書上議故皇兄存皇姪建武軍節
度使友寧寧遠軍節度使友倫皆當封於是追
封存朗王友寧安王友倫密王

郴王友裕

郴王友裕字端夫幼善騎射從太祖征伐能以寬厚得士卒心太祖與晉圍黃鄴於西華鄴卒荷矟登城罵敵晉王使胡騎連射不能中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皆大讙呼晉王喜遺友裕良弓百矢太祖鎮宣武以爲衙內都指揮使景福元年太祖攻鄆友裕以先鋒次斗門鄆兵夜擊之友裕敗走太祖從後來不知友裕之敗也前軍遇敵多死太祖至村落閒始與友裕相得是時朱宣在濮州太祖乃遣友裕先以二百騎前太祖後至與友裕相失太祖卒與敵遇敗

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
有積薪馬乃得過梁將李璠等死者十餘人冬
友裕取濮州遂圍時溥於徐州朱瑾以兵二萬
救溥友裕敗瑾于石佛山瑾走都虞候朱友恭
譖之太祖以爲瑾可追而友裕不追太祖大怒
奪其兵屬龐師古以友裕屬吏使者誤致書於
友裕友裕惶恐不知所爲賴張皇后教之得免
權知許州許州近蔡苦於大寇居民殘破友裕
招撫流散增户三萬餘遷諸軍都指揮使與平
兖鄆還領許州崔洪奔淮南友裕引兵定蔡州

市不易肆太祖兼鎮護國軍以友裕爲留後遷忠武軍節度使太祖攻鳳翔未下去攻邠州友裕破靈臺良原下隴州榻崇本以邠州降後崇本復叛太祖遣友裕攻之屯于永壽友裕以疾卒

愽王友文

愽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頗能爲詩太祖養以爲子太祖領四鎮以友文爲度支鹽鐵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賦聚斂以供軍實太祖即位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征賦置建昌宮總之以

友文為使封博王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東京庶人友珪者太祖初鎮宣武略地宋亳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也長而辯黠多智博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而年又長太祖即位嫡嗣未立心嘗獨屬友文太祖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嘗專房侍疾太祖病少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蓋心欲以後事屬之乃謂敬翔曰友珪可與一郡趣使之任乃以友珪為

萊州刺史太祖素剛暴既病而喜怒難測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友珪大懼其妻張氏曰大家以傳國寶與王氏使如東都召友文君今受禍矣夫婦相對而泣左右勸友珪曰事急計生何不早自爲圖友珪乃易衣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計事勍夜以牙兵五百隨友珪雜控鶴衛士而入夜三鼓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中侍疾者皆走太祖惶駭起呼曰我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賊忍殺父乎友珪親吏馮廷諤以劍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劍擊柱者三太祖

僨仆于牀廷諤以劔中之洞其腹腸胃皆流友
珪以裀褥裹之寢中秘喪四日乃出府庫大賫
羣臣及諸軍遣受亘丁昭溥矯詔馳至東都殺
友文又下詔曰朕艱難創業踰三十年託于人
上忽焉六載中外叶力期于小康豈意友文陰
畜異圖將行大逆昨二日夜甲士突入大內賴
友珪忠孝領兵勦戮保全朕躬然而疾恙震驚
彌所危殆友珪克平兇逆厥功靡倫宜委權主
軍國然後發喪乾化二年六月既望友珪於柩
前即皇帝位拜韓勍忠武軍節度使以末帝爲

汴州留後河中朱友謙爲中書令友謙不受命
西懷州龍驤軍三千刼其將劉重霸據懷州自
言討賊三年正月友珪祀天於洛陽南郊改元
曰鳳歷太祖外孫袁象先與駙馬都尉趙巖等
謀與末帝討賊二月象先以禁兵入宮友珪與
妻張氏趨北垣樓下將踰城以走不果使馮廷
諤進刃其妻及已廷諤亦自殺末帝即位復友
文官爵廢友珪爲庶人

康王友孜

康王友孜目重瞳子嘗竊自負以爲當爲天子

貞明元年末帝德妃葬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己既寤聞榻上寶劍鎗然有聲躍起抽劍曰將有變邪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明日謂趙巖張漢傑曰幾與卿輩不相見由此遂疎弱宗室而信任趙張以至於敗亡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弒君友珪以子弒父一也與弒即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于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

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
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
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
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
也

五代史記卷之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十四

唐太祖家人傳第二

正室劉氏　次妃曹氏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嘗從征伐爲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黄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王邀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

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還與夫人相擲慟哭
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
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
斂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其後太祖擊劉
仁恭敗歸梁遣氏叔琮康懷英等連歲攻晉圍
太原晉兵屢敗太祖憂窘不知所爲大將李存
信等勸太祖亡入北邊收兵以圖再舉太祖然
之入以語夫人夫人問誰爲此謀者曰存信也
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計成敗
邪且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爲人擒今乃

自爲此乎昔公亡在達靼幾不能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肯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大悟而止已而亡兵稍稍復集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爲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曹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往往見聽及莊宗立事曹氏尤謹其救趙破燕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歲歲嘗馳省其母至三四

人皆稱其孝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爲皇太后而
以嫡母劉氏爲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
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
君幸矣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汴使人迎太后
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同光三年五
月太妃薨七月太后薨謚曰貞簡葬于坤陵而
太妃無謚葬魏縣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
后于洛也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
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
葬之莊宗泣諫羣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

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

皇后劉氏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國夫人后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魏掠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宮貞簡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既笄甚有色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爲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爲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時

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爲類已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佗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塢時有黃鬚丈人護之及出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

亂兵妾時環尸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劉叟于宮門莊宗已即皇帝位欲立劉氏爲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使郭崇韜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癸未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爲皇后皇后受冊乘翟車鹵簿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韓氏爲淑妃伊氏爲德妃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踰次得立以爲佛力又好

聚歛分遣人爲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蒭果茹
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以上天
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
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
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
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
嘗過鎮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
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鱉也會
明年滹沱河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爲神莊
宗及后率諸妃拜之誠惠端坐不起由是士無

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后及
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教命兩宮
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因
請以私第爲佛寺爲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
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
酣命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日遣姬妾出入中
宮問遺不絕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
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
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
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陽諾之后趣行

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于路莊宗方與后荒于畋遊十二月己卯臘畋于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從歷伊闕宿龕澗癸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鎗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懼亡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棓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

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于延英后於屏間耳屬之因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賚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亡太半至罌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

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之容哥對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臥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官進飱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寺爲

尼在道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爲尼明宗
入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謚曰神閔敬
皇后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
宮之數尤多有昭容昭儀昭媛出使御正侍眞
懿才咸一瑶芳懿德宣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
紀莊宗遇弑後宮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
餘人號國夫人夏氏以嘗幸於莊宗守殷不敢
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
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
之後嫁契丹突欲李贊華贊華性酷毒喜殺人

婢妾微過常加封灼夏氏懼求離婚乃削髮爲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太原晉高祖反時爲契丹所虜

○唐自朱邪得姓而爲李氏得國而爲晉得天下而爲唐其始出於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曰太祖四弟八子五孫三世而絕太祖四弟曰克讓克脩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

克讓

克讓少善騎射爲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

拜金吾衛將軍留京師李氏自憲宗時以部族
歸唐唐處之河西嘗遣一子宿衛京師賜第於
親仁坊其後太祖起兵雲中殺唐守將段文楚
唐發兵討太祖遣王處存以兵圍親仁坊捕宿
衛子克讓克讓與其僕何相溫石的歷等十餘
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處存以千餘人追至渭
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追兵乃止克讓奔于鴈
門明年太祖復歸唐克讓還宿衛京師黄巢犯
長安克讓守潼關爲賊所敗奔于南山匿佛寺
爲寺僧所殺

克脩

克脩字崇遠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太祖鎮鴈門以爲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黄巢爲先鋒遷左營軍使潞州孟方立遷于邢州晉取潞州表克脩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太祖自將擊方立還軍過潞克脩性儉嗇供饋甚薄太祖大怒詬而擊笞之克脩慙憤發疾卒二子嗣弼嗣肱嗣弼爲涿州刺史天祐十九年契丹攻破涿州嗣弼歿于虜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

爲馬步軍都虞候李存審敗梁軍于胡壁嗣肱獲梁將一人梁太祖圍潞縣嗣肱從存審救潞梁軍解去嗣肱功爲多超拜蔚州刺史鴈門以北都知兵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叛晉亡入契丹山後諸州皆叛嗣肱取嬀儒武三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春卒于官

克恭

克恭初爲決勝軍使克脩卒以克恭代爲昭義軍節度使克脩爲人簡儉潞人素安其政且哀

其見笞以死克恭横暴不法又不習軍事由是潞人皆怨克恭選後院勁兵五百人獻于太祖行至銅鞮其將馮霸以其徒叛太祖遣李元審討之戰于沁水元審大敗被傷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馮霸霸不受命居受懼而出奔行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于霸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于梁

克寧

克寧爲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太祖小心不懈太祖與赫連鐸李可舉戰雲蔚間後奔達

輒入破黃巢克寧未嘗不從行太祖鎮太原以爲內外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之事無大小皆決克寧太祖病召莊宗侍側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亞子屬公等太祖崩莊宗告於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當大事叔父勳德俱高先王嘗任以政矣敢以軍府煩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之命以兒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拜稱賀莊宗乃即晉王位初太祖起於雲朔之間所得驍勇之士多養以爲

子而與英豪戰爭卒就霸業諸養子之功爲多故尤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諸養子麾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自先王時常見優假及新王立年少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顥存實于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人生富貴自當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土宇苟有所歸吾復何求也克寧妻孟氏素剛悍存顥等各遣其妻入說孟氏孟氏數以迫克寧克寧仁而無斷惑於羣言遂至於禍都虞候李存質得罪於克寧克寧殺之而與張

承業李存璋有隙又求兼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顥謀執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召承業存璋告之曰季父所爲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紆禍於吾家承業等請誅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既至執而殺之

太祖子 存美 存霸 存禮 存渥 存乂 存礭 存紀

太祖子八人莊宗長子也次曰存美存霸存禮存渥存乂存礭存紀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爲王蓋存霸存渥存紀與莊宗

同母也存美存乂存確存禮不知其母名氏號
位存美封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
存乂睦王存礭通王存紀雅王存乂歷建雄保
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
千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化丹砂
水銀莊宗頗神之拜千郎檢校尚書郎賜紫其
妻出入宮禁承恩寵而士或因之以求官爵存
乂及存渥等往往朋淫于其家及崇韜被族莊
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爲如何而宦官因欲盡
誅崇韜親黨以絶後患乃誣言存乂過千郎酒

酣攘臂號泣爲婦翁稱冤言甚怨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誅之并誅王郎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存渥義成天平二軍節度使皆居京師食其俸祿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存霸於河中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從存霸北京留守存渥河中節度使宣麻未出郭從謙反攻興教門存渥從莊宗拒賊莊宗中流矢崩存渥與劉皇后同奔于太原行至風谷爲部下所殺存霸聞京師亂亦自河中奔太原比至麾下皆散走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

霸乃剪髮衣僧衣謁符彥超曰願爲山僧冀公庇護彥超欲留之爲軍衆所殺存紀存確聞郭從謙反奔于南山匿民家明宗詔河南府及諸道諸王出奔所至送赴闕如不幸物故者收瘞以聞存紀等所匿民家以告安重誨重誨謂霍彥威曰二王逃難主上尋求恐其失所今上既監國典喪此禮如何彥威曰上性仁慈不可聞奏宜密爲之所以安人情乃即民家殺之存美素病風居太原與存禮皆不知其所終

莊宗五子 繼岌 繼潼 繼嵩 繼嶦 繼峣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嵩繼蟾繼嶢繼岌母曰劉皇后其四皆不著其母名號莊宗即位繼岌爲北都留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豆盧革爲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爲宮使因以鄴宮爲興聖宮以繼岌爲使同光三年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爲西南行營都統郭崇韜爲都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皆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程奉璉以

五百騎降因以其兵修閣道以過唐軍王衍將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于三泉爲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吉柏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入十月巳酉繼岌至綿州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都王衍乘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輿櫬羣臣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而取璧崇韜解縛焚櫬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岌雖爲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宦者供奉官李從龔監中軍高

昂李廷安呂知柔爲典謁從襲等素惡崇韜又見崇韜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自王宗弼已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崇韜日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牙門闃然由是從襲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繼岌爲備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方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

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都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聚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覆稟命乎劉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

莊宗曰傳言未審豈可使令果決皇后以不得
請因自為教與繼岌使殺崇韜明年正月崇韜
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班師有日
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
發未有釁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
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則吾屬無類矣
繼岌曰上無詔書但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
從襲等力爭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
都統命召崇韜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入昇階
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

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反兵入京師繼岌欲退保鳳翔至武功李從襲勸繼岌馳趣京師以救内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籛斷浮橋繼岌不得度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襲謂繼岌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遲疑久之謂繼岌乳母曰吾不忍見王王若無路求生當踣面以俟繼岌面榻而卧環縊殺之任圜從後至葬繼岌華州之西南繼岌少病閹

無子明宗已即位圜率征蜀之師二萬至京師明宗撫慰久之問圜繼岌何在圜具言繼岌死狀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嵩繼潼繼蟾繼嶢皆爲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其皆幼故不封當莊宗遇弑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皆不知所終太祖之後遂絕

梁唐家人傳皆先兄弟而後諸子兄弟之子各從其父此理之常也至莊宗七弟所書事迹不以長幼爲次者各因其死之先後而書之便於述事亦無定法也

五代史記卷六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唐明宗家人傳第三

皇后曹氏　皇后夏氏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

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

氏潞王從珂母也淑妃王氏許王從益之慈母

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世家夏氏無封爵明宗

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國夫人曹氏

爲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人長興元年立淑妃

爲皇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冊爲皇

后謚曰昭懿

皇后魏氏

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為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居數年魏氏卒葬太原其子是為潞王從珂明宗時從珂已王乃追封魏氏為魯國夫人廢帝即位追尊魏氏為皇太后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敬瑭反乃於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清泰三年六月丙寅遣工部尚書崔居儉奉上皇太后寶冊謚曰宣憲

曹皇后　魏皇后

淑妃王氏

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梁故將劉鄩爲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爲王氏稱譽明宗亦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爲人簡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

乃立曹氏爲皇后王氏爲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愍帝即位冊尊皇后爲皇太后妃爲皇太妃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爲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爲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巳

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嫗
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王氏
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謂秦王
實以兵入宮衞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愍帝
聞之大怒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
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
而止然待之甚薄廢帝入立嘗置酒妃院妃舉
酒曰願辭皇帝爲比丘尼帝驚問其故曰小兒
處偶得命若大兒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
因泣下廢帝亦爲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瑭兵

犯京師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
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
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燔死而妃與許王
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以免晉高祖立妃自請
爲尼不可乃遷于至德宮晉遷都汴以妃子母
俱東置於宮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年
九月癸未詔以郇國三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爲
郇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太常議
立莊宗明宗愍帝三室以至德宮爲廟詔立高
祖太宗爲五廟使從益歲時主祠出帝即位妃

母子俱還洛陽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爲延壽娶從益妹是爲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爲誰妻亦養於妃妃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顧妃曰明宗與我約弟兄爾吾嫂也已而靳之曰今日乃吾婦也乃拜從益爲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官與妃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徽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

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羣臣拜殿下羣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爲翰所迫此豈福邪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爲左右丞相李式翟光鄴爲樞密使燕將劉祚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留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爲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嘗召行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

死呼曰吾家毋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毋歲寒食持一盂飯洒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

皇后孔氏

愍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后有賢行生四子愍帝即位立爲皇后未及册命而難作愍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晉高祖立追謚曰哀

明宗子

從璟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初名從審爲人驍勇善戰而謙退謹勑從莊宗戰數有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璟馳至衞州爲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父爲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衞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從璟以爲已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

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爲不可遂
殺之明宗即位贈太保

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爲生而世之言曰爲
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
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乎
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
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爲其子者從父乎從君
乎曰身從其君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
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
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

曰盍捨兵而歸我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赦己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環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秦王從榮

秦王從榮天成元年以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

鎮河東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璟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爲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爲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業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

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
不足學也是歲秋封從榮秦王故事諸王受封
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曰古者
因禘嘗而發爵禄所以示不敢專今受大封而
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朝服乗輅車
具鹵簿至朝堂受册出載册以車朝于太廟京
師之人皆以爲榮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言
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
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尚書令食邑
萬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爲皇太子

是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羣臣欲
立太子吾當養老於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
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榮入白曰臣聞姦人言
欲立臣爲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曰此羣臣之
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欲
立吾爲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
光等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
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
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請自節度使以下凡
領兵職者皆具櫜鞬以軍禮庭參其兼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家禮凡
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又升班在宰相上
從榮大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奉聖嚴
衞指揮使人馬一匹絹十匹其諸軍指揮使人
絹十匹都頭已下七匹至三匹又請嚴衞捧聖
千人爲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矢
馳走道上見者皆震慴從榮又命其賓屬及四
方游士試作征淮檄陳己所以平一天下之意
言事者請爲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
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士崔梲刑

部侍郎任贊為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言
不可也從榮出而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
屬寮非吾所論也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
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
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二人
皆引去而從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
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己丑從榮與樞密使朱
弘昭馮贇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
淑妃告曰從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
從榮等去乃遷於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

後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唾肉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常忌宋王從厚賢於己而懼不爲嗣其平居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則愀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既去而聞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衙馬處鈞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

可以居者弘昭等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
擇之因私謂勵鈞曰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
不可草草勵鈞具以告從榮從榮還遣勵鈞語
弘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贇及宣徽使
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須得侍
衛兵爲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
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不敢決其謀謂弘昭
曰僕爲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懼明日從榮
遣馬勵鈞告馮贇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
義誠義誠許諾贇即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

瓊等坐中興殿閣議事賛責義誠曰主上所以
畜養吾徒者爲今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
柰何以子故懷望使秦王得至此門主上安所
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賤命不足惜吾自率
兵拒之即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宫中相
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
明宗以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
震動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
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危窘從榮得何氣力
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即以控鶴兵

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從
榮賓屬甚衆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
劉贊王居敏而所昵者劉陟髙輦從榮兵出陟
輦並轡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晷謂輦曰明
日而今誅王居敏矣因陣兵橋北下據胡牀而
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
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
北來即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厭心自調弓
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射
之從益稍却弘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

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潰從榮夫妻匿牀下從益殺之明宗聞從榮已死悲咽因幾墮于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此慙見羣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尚幼皆從死後六日而明宗崩

明宗姪

從璨

明宗兄弟皆不見于世家而有姪四人曰從璨

從璋從溫從敏從璨初爲右衛大將軍安重誨用事自諸王將相皆下之從璨爲人剛猛不能少屈而性倜儻輕財好施重誨忌之明宗幸汴州以從璨爲大内皇城使甞於會節園飲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其事貶房州司户參軍賜死重誨見誅詔復其官贈太保

從璋

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明宗兵變于魏乃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即位以爲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改皇城使領饒州刺史

拜彰國軍節度使徙鎮義成明宗幸汴州從璋欲率民爲貢獻其從事諫以爲不可從璋怒引弓欲射之坐罷爲右驍衛上將軍居久之出鎮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從鎮威勝降封隴西郡公從璋爲人貪鄙自鎮保義始折節自脩在南陽頗有遺愛天福二年卒年五十一

從温

從溫字德基初爲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武成德武寧五節度使封兗王晉高祖立復爲

忠武軍節度使從溫爲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而造天子服器從溫大恐乃悉毀之明宗諸子八人至晉出帝時六已亡歿惟從溫從敏在太后常曰吾惟有一兄豈可繩之以法從溫由此益驕嘗誣親吏薛仁嗣爲盜悉藉沒其家貲數千萬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從溫具伏出帝懼傷太后意釋之而不問開運二年徙河陽三城卒于官是時從璋子重俊爲虢州刺史坐贓亦以太后故釋其判官高

獻而已重俊復爲商州刺史坐與其妹姦及殺其僕孫漢榮掠其妻賜死

從敏

從敏字叔達爲人沉厚寡言善騎射初從莊宗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與討王都歷鎮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封涇王漢高祖時爲西京留守封秦國公周廣順元年卒贈中書令謚曰恭惠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唐廢帝家人傳第四

皇后劉氏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應州渾元人也后爲人彊悍廢帝素憚之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即位立爲皇后其弟延皓少事廢帝爲牙將廢帝即位拜宫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爲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延皓爲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宅在鄴下不恤軍士軍士皆怨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以其屯駐兵逐延

皓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巳反方用兵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閉城遣其副使邊仁嗣請巳爲節度使廢帝以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巳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追至沙河斬之屯駐諸軍亂者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以延皓行軍法廢帝以后故削其官爵而已

○廢帝二子曰重吉重美一女爲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生廢帝鎮鳳翔重吉爲控鶴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愍帝即位不欲重吉

掌親兵乃出重吉爲亳州團練使居幼澄於禁
中文從廢帝北京廢帝自疑乃反愍帝遣人殺
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

重美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即位自左衛上將
軍領成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
王石敬瑭反廢帝欲北征重美謂宜持重固請
毋行廢帝心憚敬瑭初不欲往聞重美言以爲
然而劉延皓與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

河陽留重美守京師京師震恐居民皆出城以藏竄門者禁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爲主而欲禁其避禍可乎因縱民出及晉兵將至劉皇后積薪于地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佗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以爲然廢帝自焚后及重美與俱死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

二姓唐太祖莊宗爲一家明宗愍帝爲一家廢帝爲一家周太祖爲一家世宗爲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為皇后天福二年十二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

請上寶冊太妃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皇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爲皇太后然卒不奉冊而高祖崩故后訖高祖世亦無冊命出帝天福八年七月冊尊皇后爲皇太后太后爲人彊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用事太后數訓戒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于晉今皆在否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在否又問契丹

先爲晉獲者及呉廷廣桑維翰等所在太后與
帝聞彥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
光所與書乃滅火出上苑中帝召當直學士范
質謂曰杜郎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
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皇帝以屬我我素以
爲其所知卿爲我草奏具言之庶幾活我子母
質爲帝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
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
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
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霜

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淩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禀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君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

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命次又爲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傅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異域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帝厭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辜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

誰執今穹旻震怒中外携離上將牽羊六師解
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
明宣恩言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
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
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德光報
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
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于
封禪寺遣其將崔延勳以兵守之是時雨雪寒
凍皆苦飢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
數萬今日豈不相憫邪寺僧辭以虜意難測不

敢獻食帝隂祈守者乃稍得食辛卯德光降帝
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於黃龍府
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重貴不從母教而至
于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
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絶两國之歡然重貴
此去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毋不隨子欲何所歸
於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
等舉族從帝而北以宮女五十宦者三十東西
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三儀
鸞司三六軍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三百所經

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傍父老
爭持羊酒爲獻衞兵推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
去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
飢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又行
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機畫
像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悞我不令我死
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
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
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是歲六月契丹國
母徙帝太后于懷密州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

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爲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永康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永康王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雨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而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王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爲遺五月永康王上陘取帝所從行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永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以尚幼永康王馳一騎取之以賜禪奴

陘虜地尤高涼虜人常以五月上陘避暑八月下陘至八月永康王下陘太后自馳至霸州見永康王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爲生永康王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明年乃漢乾祐二年其二月徙帝太后于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常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

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舁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安太妃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爲敬儒妻生出帝封秦國夫人出帝立尊爲皇太妃妃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陽徙建州卒於道中臨卒

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南向颺之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奚車而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并葬之

出帝皇后馮氏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也父濛爲州進奏吏居京師以巧佞爲安重誨所喜以爲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濛驩甚乃爲重胤娶濛女後封吳國夫人重胤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以爲后是日以六軍仗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

祖影殿羣臣皆賀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酹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壻何似生后與左右皆大笑聲聞于外后既立專內寵封拜宫官尚宫知客等皆爲郡夫人又用男子李彥弼爲皇后宫都押衙其兄玉執政內外用事晉遂以亂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母於中宫亂人倫之大典后隨帝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藥欲與

帝俱飲以死而藥不可得後不知其所終

○晉氏始出夷狄而微終爲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次序本末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孫而有略有詳非惟禍亂多故而失其事實抑亦無足稱焉者然粗存其見者以備其闕云二叔父曰萬友萬詮兄曰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殷敬贇敬暉重胤子曰重貴重信重乂重英重進重睿重杲孫曰延煦延寶孝平皇帝生孝元皇帝萬友萬詮孝元皇帝生高祖萬友生敬威敬贇萬詮生敬暉而敬儒

敬德敬殷重胤皆莫不知其於高祖爲親疎也高
祖孝元皇帝第二子也而敬儒爲兄疑其長子
也則於高祖屬長而親然贈官反最後於諸弟
而高祖世獨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胤高祖
弟也亦不知其爲親疎然高祖愛之養以爲子
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高祖叔兄與弟敬殷
子重進皆前即位卒而敬威敬德重胤重英高
祖反特死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卒而舊說
以重睿爲幼子者非也石氏世事軍中萬友萬
詮職卑不見天福二年正月萬友自故金紫光

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師萬詮亦自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大傅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祖萬友為秦王萬詮加贈太師追封趙王

敬威

敬威字奉信唐廢帝時為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常州刺史聞高祖舉兵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能免吾兄方舉大事吾不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為沂州馬步軍指揮使以高祖反誅天福二年正月贈敬威敬德

皆爲太傅兼贈敬殺以檢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而不及敬儒七年正月追封敬威廣王敬德福王敬殺通王皆贈太尉敬儒始以故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三皇叔皆爲太師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亦加贈太師

敬贇

敬贇字德和少無賴竄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原牙將即位以爲飛龍皇城使累遷曹

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敬贇性貪暴高祖爲擇賢佐吏輔之而敬贇亦憚高祖嚴未嘗敢犯法歲餘徙鎮保義出帝時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驕恣帝嘗遣使者至必問曰小姪安否陝人苦其暴虐召還京師以其皇叔不能責也斥其元從都押衙蘇彥存鄭溫遇以警之契丹犯邊敬贇從出帝幸澶淵使以兵備汶陽守麻家渡未嘗見敵皆無功開運元年七月復出爲威勝軍節度使歲餘出帝以曹州爲威信軍授敬贇節度使在曹貪暴尤甚

久之召還張彥澤兵犯京師敬贇夜走踰城東垣墮沙濠溺死時年四十九

韓王敬暉

韓王敬暉字德昭爲人厚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尤愛之高祖時爲曹州防禦使以廉儉見稱卒于官贈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皆不知其母

當高祖起太原重英爲右衛大將軍重胤爲皇城副使居京師聞高祖舉事匿民家井中捕得誅之

并族其家天福一年正月高祖爲二子發哀皆贈爲大保并贈重進以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大保七年正月皆加贈太傅追封重英虢王重胤鄭王重進夔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加贈太師

楚王重信

楚王重信字守孚爲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二年十一月以左驍衛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下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時年二十高祖欲贈重信太尉大

臣引漢故事皇子無爲三公者高祖曰此兒爲善被禍吾哀之甚自我而已豈有例邪乃贈太尉七年正月加贈太師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易封楚王

壽王重乂

壽王重乂字弘理爲人好學頗知兵法高祖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高祖幸汴州以爲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陽見殺時年十九贈太傅天福七年正月加贈太尉追封壽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皆無子

重睿

重睿爲人貌類高祖高祖卧疾宰相馮道入見卧内重睿尚幼高祖呼出使拜道於前因以宦者抱持寘道懷中高祖雖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託道也高祖崩晉大臣以國家多事議立長君而景延廣已陰許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出帝以重睿爲檢校太保開封尹以左散騎常侍邊蔚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五月拜重睿雄武軍節度使歲餘從鎮忠武皆不之鎮契丹滅晉重睿從出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

重杲

陳王重杲高祖幼子也小字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

延煦　延寶

延煦延寶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爲子開運二年秋以延煦爲鄭州刺史延煦少不能視事以一官者從之又選尚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官者遂專政事每詬辱航出帝召航還已而徙延煦齊州防禦使三年拜鎮寧軍節度使是時河北用

兵天下旱蝗民餓死者百萬計而諸鎮爭爲聚
斂趙在禮所積鉅萬爲諸侯王最出帝利其貲
乃以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絹三千匹前後所
獻不可勝數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贊以聘
幣一百五十床迎于其第出帝宴在禮萬歲殿
所以賜予甚厚君臣窮極奢侈時人以爲榮在
禮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十萬十一月徙延煦
鎮保義自延煦爲齊州防禦使而延寶代爲鄭
州刺史及契丹滅晉出帝與太后遣延煦延寶
齎降表玉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爲威

信軍節度使矣契丹得璽以爲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對曰頃潞王從珂自焚於洛陽玉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製此璽在位羣臣皆知之乃已後延煦等從出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闇闇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

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絶
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
亂其人鬼親疏之屬一作序 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
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絶其天性歟
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絶之是大
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
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
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絶此萬世之
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
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

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之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絶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絶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朞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絶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絶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

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為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漢家人傳第六

皇后李氏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爲農高祖少爲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帝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歛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宫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爲怨也高祖爲改容謝之高祖

即位立爲皇后高祖崩隱帝冊尊爲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後贊李業等遊戲宮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與允明等謀議遂至於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爲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閨門邠等死周高祖起

兵嚮京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以出遂及於難周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稟太后誥已而議立湘陰公贇為天子贇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契丹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為母太后誥曰侍中功烈崇高德聲昭著剪除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歷數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唯以衰

朽託於始終載省來戕如母見待感詔深意滂洒橫流於是遷后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年春崩隱帝舊史實錄皆無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二十蓋未嘗立后也

高祖二弟　崇　信　高祖三子　承訓　承祐　承勳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曰贇高祖愛之以為已子乾祐元年拜贇徐州節度使承訓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為開封尹周太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弒太祖入京師以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

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色皆沮以謂漢臣未有推立己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爲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度使贇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君以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以承勳久病不任爲嗣太祖與羣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后命以臥榻舁承勳出見羣臣羣臣視之

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贇高祖愛之以爲子宜立爲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羣臣迎贇道揣周太祖意不在贇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爲誓道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謬語人今謬語矣道見贇傳太后意召之贇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贇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七百騎衛贇崇至宋州贇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護衞非惡意也贇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語崇乃登樓見贇已而

奪贇部下兵太祖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
交王度奉贇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贇謂道曰寡
人此來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
然贇愛將貫正等數目道欲圖之贇曰勿草草
事豈出於公邪道已去郭崇幽贇于外館殺貫
正及判官董裔牙內都虞候劉福孔目官夏昭
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誥曰比者樞密使
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贇高祖
近親立為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已
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

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贇可降授開封儀同三司
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贇以幽死初贇自
徐州入也以都押牙鞏廷美教練使楊温守徐
州庭美等聞贇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王
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以刺史并
詔贇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二月彥超克徐州庭
美等皆見殺承勳廣順元年以病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贇之事又嘉庭美楊温
之所為贇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
而難之故假贇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

贇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之區區爲贇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蔡王信

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鎮太原以信爲興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祖寢疾隱帝當立爲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刲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寮佐曰吾嘗爲天無眼而使我鬱鬱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杯矣已而聞難作信

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於澶州王峻遣前申州

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

位追封蔡王傳先贇而後信亦便於述事尒

慶元五年魯郡曾　三異　校定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十九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皇后柴氏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冊為皇后謚曰聖穆

淑妃楊氏

淑妃楊氏鎮州眞定人也父弘裕眞定少尹妃

幼以色選入趙王宫事王鎔鎔爲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之爲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於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即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冊爲淑妃拜妃弟廷璋爲右飛龍使廷璋辭曰臣父老矣願以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爾父邪即召弘裕弘裕老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祿大夫眞定少尹太祖崩葬嵩陵一后三妃皆當陪葬而太原未克世宗詔有司嘗嵩

陵之側為虛墓以俟顯德元年世宗已敗劉旻於高平遂攻太原太原閉壁被圍乃遷妃喪而葬之

貴妃張氏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父同芝事趙王王鎔為諮議官官至檢校工部尚書鎔死鎮州亂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禮裨將武從諫館於妃家見妃尚幼憐之而從諫家在太原遂以妃歸為其子婦久之太祖事漢高祖於太原楊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為繼室太祖貴累封

吳國夫人太祖以兵入京師漢遣劉銖戮其家妃與諸子皆死太祖即位追冊為貴妃

德妃董氏 子周信 姪守愿 奉超 遜

德妃董氏鎮州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嗣趙州昭慶尉妃幼穎悟始能言聞樂聲知其律呂年七歲鎮州亂其家失之為潞州牙將所得寘諸褚中以歸潞將妻嘗生女輒不育得妃憐之養以為子過於所生居五六年妃家悲思其兄瑀求之人間莫知所在潞將仕于京師遇瑀欣然歸之年十三瑀以嫁里人劉

進超進超亦仕晉為內職契丹犯闕進超殁于
虜中妃娶居洛陽漢高祖由太原入京師太祖
從過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祖建國中宮虛
位遂冊為德妃廣順三年卒年三十九妃兄三
人瑀官至太子右贊善大夫玄之自明皆至刺
史初帝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第時張貴妃與
諸子青哥意哥姪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
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位詔故第二子青
哥贈太尉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
皇姪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聲近榮為世

宗避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門衛將軍定哥贈
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
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
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大保侗贈司空信景
運初啓大年不登俾于終鮮實勤予懷侗可贈
大傅追封郯王信司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
贈左領軍衛將軍守愿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
贈左千牛衛將軍遜等頃因季世不享遐齡每
念非辜難忘有慟守愿可贈左衛大將軍奉超
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柴守禮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子是爲世宗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彥

趙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為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卒年七十二官至太傅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為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為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

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舜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爲非孝者所以教人爲善其意一也孰爲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爲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爲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皇后劉氏

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蓋微時所娶也世宗爲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其族太祖即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爲皇后有司謚曰貞惠陵曰惠陵

皇后符氏

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王家出於將相之貴爲人明果有大志初適

李守貞子崇訓守貞事漢爲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而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攻破其城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惶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爲加

符皇后

尉勉以歸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祖爲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爲天幸欲使削髮爲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毀形髮爲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銳聞后如此益奇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爲繼室世宗即位冊爲皇后世宗卞急多暴怒而後嘗追悔每怒左右后必從容伺顏色漸爲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毀喪

禮於是百官朝臨于西宮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葬於新鄭陵曰懿陵後立皇后符氏后妹也國初遷西宮號周太后

世宗七子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熈讓次曰熈謹次曰熈誨皆不知其母爲誰氏宜哥與其二皆爲漢誅太祖即位詔贈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諴左武衛大將軍諴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羣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爲國日淺恩信未及於人而須功德大

成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太祖諸子文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天顯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諴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諴太保韓王而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為恭皇帝其

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
未封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
左領軍衛大將軍蘄王
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
所終
嗚呼至矣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
父愛其子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
于魏漢遣劉銖誅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
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屈太祖雖深恨之
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

殺者其言戚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蓋知其曲在己也故略存其辭以見周之有媿於其心者矣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